



百家笔会

一座山的脉动

□ 李晓

七曜山上,最早披上清晨万丈霞光的金色衣裳,是“呼呼呼”转动的大风车。

在连绵山峰间高耸入云天的大风车,它是风力发动机,也宛如七曜山转动的时针,那巨大叶轮,在宝石蓝的天空下,与日光辉映,发出炫目的道道银光,将一夜沉睡的七曜山唤醒照亮。

晨光中的喷薄日出里,一个人从山下驱车来到七曜山顶,他赶来,是给这故土之山道上一声早安,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这个人叫朱三娃,山里人一直喊着他的乳名,而今迈入知天命之年。19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朱三娃在七曜山的暮色里,坐上一个乡人的摩托车去外地打工,一条延伸到乡上的窄窄土路,摩托车卷起滚滚尘灰。奔波与漂泊在异乡,朱三娃吃尽了苦头。苦尽甘来,敢拼的朱三娃在上海从回收经营废品开始起家,先后干起了10多种职业,一直到承包工厂、酒店,朱三娃成了一个有钱人。

在七曜山黑漆漆的水杉树下,我问朱三娃,你那时有钱,到底有多富?他回答,至少在上海可以买上十几套房子吧。我再问,为何不在上海买房住下来?朱三娃随手在树下扯上一棵狗尾草送进嘴里咀嚼了几下,他想了想,还是这山喊我回家的。

苍苍莽莽七曜山,7个浩大山头如奔跑巨兽在大地上之奇峰凸起,以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

依次命名,在山民们心里,它是神一样的存在。

朱三娃告诉我,当年他离开那个叫土庙的村子,还是因为穷。祖祖辈辈的先民们在七曜山佝偻着身子走过一辈子,匍匐在土里翻滚求食,一介草民,最后埋在土里,隐入尘烟,蒲公英一般飘过薄薄一生。朱三娃至今还记得七曜山上一首辛酸的民谣:“七曜山,雾沉沉,包谷羹羹喂死人,下到山下,米汤也要喝上几十盆。”那些年,七曜山的黄土里,主产三大坨:包谷、土豆、红薯。七曜山下稻田多一些,稻子熟了,山上山民梦里也伸出手去摘一把稻子,在嘴里嘎嘣嘎嘣嚼上几口。

朱三娃离开村子时,去祖辈们坟前磕一个头,嘴里喃喃:“老辈子们,我还是要回来的。”朱三娃没忘记当初在祖辈坟前许下的诺言,他要回乡。催促他抬腿回乡的,其实还有3千里之外七曜山的绵长呼唤。故土之上的七曜山,对在上海的朱三娃发出脉冲一样的信号。

朱三娃腿肚子里感觉抽筋的地方,是七曜山上蔓延在身体里的故土根须,它在心里也扎了根,成为灵魂的一部分。

归去来兮,朱三娃回到七曜山那年36岁,他用17年时间在心里反反复复丈量与故乡的距离。17年,他

发酵着对故土的感情,也酿成了时间的醇厚陈酿,他要回家,与老乡们一起慢慢享用这杯乡情老酒。

路是大地的血管。七曜山通往外面的路,在灌木荆棘丛中窜动的是泥泞土路,没一条好路,寂静七曜山怎么能够真正苏醒过来。回乡第三年,朱三娃个人出资50多万元修通了一条7公里的盘山公路。感动的乡民们在村道上为他竖起了一块功德碑。

一条路,活络了大地的动脉。路通了,朱三娃先后从事天麻药材、蔬菜种植等农业产业。云蒸霞蔚的七曜山,开始回报这个归乡的游子。

“从来没有穷山,只有穷人。”这是一个七曜山山民去世前留下的遗言。他的这个遗言,回荡在七曜山。

七曜山里有宝藏。据科学考证,七曜山一带是没有受到冰川袭击的少有大陆板块,埋在地下的各类矿产资源丰富,只是在等待在一个恰当的时间被唤醒。

七曜大地之上,是连绵的水杉、落叶杉、云松、大枫树、槐树……我在七曜山上凝望过这些树,感觉这些树与我在默默中相互辨认,在云海星辰之下,这些树宛如幽蓝眼瞳,打量着七曜山上芸芸众生的命运,也打量着世道人心。

七曜山上的目光,被朱三娃稳稳地接住。乡民们也等着朱三娃给他们闯出一条路来。

5年前,朱三娃在七曜山上开发

出500多亩李子园,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用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方式,把李子园的收益分配延伸到乡民们手里。

李子园主要种植晚熟清脆李和脆红李。中秋前夕,我在李子园里留连,漫漫果香在山风送爽中浸润肺腑。紫红发亮的李子上有一层白粉,一串串沉甸甸地缀满枝头。朱三娃采摘了满满一篮子李子,让前来做客的游人品尝。我刚咬了一口,果肉多汁,脆甜清香,这是七曜山天光雨露中孕育出的果香,一瞬间,我身体里贯通了它的迢迢山水。

李子园下套种了中药材大黄。朱三娃对我说,大黄散发清香之气,也微苦带涩,是让乡民们不忘过去生活的味道,它与李子香甜的味道融合,才构成了人生百味。

在李子园里,有100多桶中华蜂蜜。朱三娃请来的养蜂人,是七曜山下干坝子民居的郭老大。郭老大住的那老房子,在一片稻田之上层层叠叠铺开,这个古院落建于清末民初,合院式布局,土木房屋为抬梁式与穿斗式混合梁架结构,硬山房顶,青瓦屋面。我去老院落里,金黄玉米棒悬挂屋檐下,让老房子如上了色般顿时生动明亮起来。我进入一间乡民房屋,接地气凉浸骨,老家具有有粉尘簌簌而落。一面老墙上,挂着这个乡民的父辈遗像,目光沉沉中依然凝视着在世亲人。

养蜂人郭老大告诉我,他住在祖

上留下来的老房子里,这辈子肯定不会离开。这些年来,七曜山被一波一波来的开发者、游人唤醒了。在一座山的呼吸吞吐里,有乡民们喜悦的等待。

郭老人在李子园里从事的,是一项“甜蜜的事业”。每天,他望着那些蜜蜂在七曜山的果园、菜园里进进出出,它们薄翼如舟,穿梭在群山的花枝乱颤中。荡漾在花海上之的蜜蜂吮食花粉后,带着圆滚滚的肚子飞进蜂箱中,每逢这时,郭老大就带着一种享受而期待的心情望着这些心上的宝贝们。最让郭老大享受的片刻,还是他摇出蜂蜜时,金黄浓稠的蜂蜜一滴一滴流下来,在通透阳光下有些晃眼,沁香扑鼻,他忍不住深呼吸,好香!而今,朱三娃还想把这项“甜蜜的产业”做大,他要让蜜蜂的百万大军飞舞于七曜山的山谷沟壑之中,千万朵花瓣高举起欢迎的“酒杯”,七曜山就迎来了香透的日子,父老乡亲们安逸的日子。

朱三娃也有自己的享受时刻。那就是他常常驱车到七曜山上,登上海拔1762米的沙坪峰顶,翻滚云海处,呼啸风声里,风车转动。他听说,这里一台风车的叶轮每转动一周,可以产生约1.4度电,这里产生的税收一年就是1300多万元。

在风车的转动里,朱三娃嗅到的,是七曜山上云水、森林、稻浪、果园、蔬菜的气息,还有艳艳牡丹园、牛羊满山坡的草场气息。在这些动人心魄的气息里,是属于七曜山的畅快脉动,万物自由生长,大地慈悲恩慈。

天涯诗海

窗外

(外一首)

■ 谭冰

窗外有一棵树,与另一棵树蓬草

枝头压满了青果,如核桃
一种于我司空见惯
知了的鸣叫此起彼伏
却在认知世界里
总喜欢以不同的形象呈现

有人叫它核桃树
有人称它胡桃树
它果叶满树,迎风招展
状若华盖 那才叫一个好看

北戴河夏天的傍晚
羞答答的叶片
如孙女拳头大小的核桃果
令人浮想联翩

胡桃树下,两张钢制的圆
桌和八张铁椅
硬邦邦的一点也不浪漫
几个人聚在一起
其场景和物像皆取自日常
顽固地纠缠
记忆深处的那座南山
植物都有自己爬高的梯子
但多数都没能高过,它的
基因

就像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自己的救世主
至于,有没有灵验过
天知,地知,自知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一场暴雨停下来
缠绵的流水
把青涩的胡桃树压得一低
再低

在北戴河,他们和她们
它们肯定和雨水
交换着一生的秘密
把自己深藏在风雨里
在蝉鸣和烟火中老去
树下坐着聊天的人有男有女
在时光隧道中穿梭
每一次回忆
每一次风雨卸下的疲惫
都会被它宠爱一次
好像风雨中
摇曳的树枝和核桃
一次次地掏空了命运
只在尘埃里留下一粒粒饱满的种子
在来年可供希冀的绿意
在尘世间气象万千,荡起
涟漪

带着孙女去北戴河

坐上北去的高铁
遥望平原的土地
感受幸福
我的生活有新鲜的泥土
大山的夜属于昆虫
紫红的花朵虚构着海边的春天
没有理由地欢笑着

白色的泡沫 滋润开来
一切来去不知不觉
我指着天际飘来的白云对孙女说
一朵浪花
咆哮地在身旁开了
我满世界地寻找自己的影子
唯有天使牵着我的翅膀
寓言般生活在白云下
轻轻地听孙女吟鹅鹅鹅……



光阴故事

童年的那扇窗

□ 胡芸

可是,母亲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贫瘠的年月里。

同龄的小伙伴陆续上小学了,而我被母亲依附着,带着两个妹妹和弟弟。母亲不止一次愧疚地对我说:“小美云啦,你就不要读书了吧……”

心里是怎样委屈的,现在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经常去和平小学“听课”。我带领“儿童团”走进校园的时候,负责看钟打上下课铃的校工不在,铃铛在屋檐下晃荡着。我喜欢听学校的铃声,每当铃铛响起的时候,便有许多只鸟飞起来,它们掠过树梢,飞过长空,天空便越发的空了,远了,蓝了,心里那团解不开的云,便越发浓了。

和平小学仅有一二年级,两个班,三个老师,几间简陋的教室,一个平坦的操场,上面除了蔓草和结着红果子的小灌木,便是光秃秃、踩得平滑的黄土。学校的门是大开的,风自由来去,村里的狗也可以摇着尾巴自由出入。

记忆最深刻的是学校的窗户。窗户是木格的,木条不是木匠刨出来的,多是原生态的松树或杉树木条,因为不断有人摩挲,它们便如浆一般润泽,如桐油油过那般光滑。窗户很小,且不是玻璃,采光便不是很好。我记

得那时候还没有通电,屋里靠自然采光,讲台上的老师影影绰绰。

我趴在木格窗边听课。校园里那么静,静得听得见鸟的鸣啭啾啾,听得见扁豆花开放的声音,听得见蝴蝶扇动翅膀的声音,听得见姐妹们讨论蚂蚁抬食物的声音。我关掉耳朵的听觉器官,努力用眼睛捕捉三尺讲台上那个叫“老师”的人。老师的声音那么模糊,就像夜航船的汽笛,就像一盏远去的渔火,就像梦里谁的笑容。我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大多时候,我只是在看,我多么希望,那间叫“教室”的屋子里,有我的一张桌子。

仇老师看到了我。他愣了一下,一时忘了要说的话,停滞了一下,又开始上起课来。他的目光不时扫过来,带着怜惜。我读懂了他眼里的爱怜,便不再担忧他让校工驱赶我出去,便敢扒着窗户,想让自己离得更近一些。仇老师的声音高了一度,我听得清楚多了。

有一次,弟弟忽然哭起来,原来他不小心摔倒了。我只好跑过去抱他,哄他。这时候,下课铃响了,仇老师夹着书本走出来,他来到我面前,笑着说:“丫头,你听,你妈又在喊了——小美云啦……”停了会儿,他正色说:“小美云啊,你要上学啊!”

乡村韵味

万把钩

□ 张正

就缠得越紧、越乱,最后索性取出铅笔刀,在其他女伴的帮助下,把那几绺头发一根一根割掉。

等女孩子们收拾好自己,疯狂报复的时刻便到了。她们将下更多更成熟更坚硬的万把钩,双手捧着,追上一旁幸灾乐祸的男孩子,不问青红皂白,毫不吝惜地捂在他们的头顶上,又按着脖子,用力揉一揉。男生们知道犯了错,躲闪着嘻嘻哈哈半推半就地接受惩罚。他们想着反正头发短了,万把钩沾上了也很容易解下。

最不乐意受到万把钩攻击的,还是那些爱美的留着乌黑长发、扎着粗辫子的女孩。可是,乡下的女孩子,谁的长发上没有被调皮的男孩子沾过万把钩呢?乡下的男孩子,又有谁没有在女孩子的长发上试验过万把钩的威力呢?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万把钩的学名叫苍耳子。很好听的一个名字。而另一种叫牛蒡子的中药材,居然也叫万把钩,它们是不一样的东西,撞名了。

都市表情

木条椅之恋

□ 陈文祥

我住的这个小区,美得一场糊涂,就是睡着能笑醒的那种。

建筑风格,是小城独一无二的欧式。配套设施,绝对高大上。置身其中,恍若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尤其绿化,更是匠心独运,四季常青,姹紫嫣红,花香扑鼻。

小区有一溜儿铁脚木条椅,弧形一字排开,一张可坐五人。面朝鱼儿游弋的浅浅池塘,背倚郁郁葱葱大树,常年静悄悄蹲在花丛间。

不知从何时兴起,小区这些木条椅,成了老年人的最爱。银发飘飘的老人,坐成一条龙,变为小区一道独特的风景。

早饭碗一丢,拄拐棍的,拎保温杯的,弯腰曲背的,不吵不喊,一步三摇,从各自家中出来,赶戏场似的,坐到木条椅上,一坐就是半天。下午,睡一觉,再回坐木条椅,直坐到夕阳西下,才归家。

老头老太坐木条椅,有瘾。像上班一样,几乎按时按点。其

实,天天坐木条椅上,无非看看,看人来人往,看花开花谢;无非聊聊,聊家长里短,聊碗碗瓢瓢。看够了,聊累了。老人们就雕塑一样静静地坐那,无非歇歇,无非眯眯。反正,一杯茶能啜半天,迷你随身听一段准戏能听上十八遍。

木条椅仿佛有神奇的魔力,老人一个个乐此不疲,每天满座。现在僧多粥少,有人竟主动从家中搬来木椅方凳,加座了。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木条椅肯定有爱的密码。

都说,家是温暖的港湾,对于老有所乐的人,这话千真万确。可有些老人,每天形单影只,日子清汤寡水。整天困在火柴盒样的房间,不是吃了睡,就是睡了吃。常常连个搭话的小猫小狗也没有。留守、丧偶的老人,则更孤独,更寂寞,更冷清,更难过。有些开明的老人,也想晚年乐乐。比如,旅旅游,跳跳舞,上个老年大学什么的,可总有尾巴

滋润眼帘的祝福

□ 丁太如

是谁无私地奉献,丰满了我飞翔的羽翼,让所有蝴蝶的翩跹舞姿,有了诗歌的灵感?

是谁托起的太阳,明媚了我想象的空间,让所有庄稼的拔节生长,有了感恩的情怀?

于是,雨季中的等待有了声音的陪伴,就像那首远去的歌谣,在季节的轮回中有了颜色。

没有去设想旅途的远近,那开满沟沟坎坎的油菜花,已穿越黑夜的子午线,深情地出现在我流动的琴弦上。

没有去捧读春天的诗句,那平仄仄仄的诗韵,已陶醉了被目光温暖的文字,长长短短地排列成春风中绿色的问候。

伫立于一个人的村庄,日子和老照片一样,在光阴的流淌中,有了柠檬色的向往,有了生活火星的四溅。

其实,能否想起油灯下批改作业的背影,已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那滋润眼帘的祝福,已经越过季节怀想的高度。

拖着拽着。接送孙子孙女,看家烧饭。我们小区20栋上千户,真正老有所乐的老人,屈指可数。

中国老年生活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老人觉得活得很枯燥!”如是,老人黏上木条椅,有什么稀奇呢。

木条椅一坐,老人堆一扎,好比鸟归林、鱼入水。闲谈拉呱几句,就热乎乎了。老哥老姐团团头,照照面,感觉就有了,心情就好了。

抱团取暖。这就是木条椅的爱的密码。它,同时也提醒天下儿女:家有老人,别只盯在吃饱穿暖上。